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三

新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三

禱記類九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章叔人灘說

槁骨燬變而為伏石。其乾不遷。重甌溪塹回湍之間。緩坂不陸。牛馬不能度。千世以幽。一昔闔閭而太古如起。先民如作。故江水至秭歸。丘陵有空冷峽。峯五六互出。上有奇石如二人像。攘袂相對。其上乃有狗峽。隱起如狗。下則人灘。人灘者。水至陵。峭南畔有青石。夏沒冬見。其石欽崖。數十步中。皆如人面狀。或鉅或纖。明者具須頰。東行得黃牛灘。其南絕阪峻極。畔最高。有石色若人負刀牽牛。人黑牛黃。成就昭徹。人不得至。故莫能儀度。見水經蓋太古之崩屋。人物有奔復其下者。昇時陵阜為江。江水注水刮除。復見天明。惜夫諸夏之治。卅勿能究極。故本末不宣。自

魯之鉅野。蚩尤肩髀所葬。及周首子駒之間。人骨有專車者。豈可勝道哉。或曰。李而戾者。今人也。物固有鉤狀而成形。適相似者。剖蛤塵中。有珠璣未成。縣聯如人列。食稻蟹者。眎其臍間。有物如人加趺以坐。此為伏石邪。非伏石邪。言治升者。亡以應也。

梁任公說橙

西人之言曰。歐洲之地。上徹至肥。下徹至磽。計其中數。每畝歲產之物。直銀四十七兩。而法國沃衍之菜園。每畝歲產有直銀至七千五百兩者。嗚乎。何其盛也。西人又言曰。凡地在離赤道二十之三十度之間者。其所出物。與四十至五十度之間者。相校。約如六五與三五之比例。吾準是祕之。中國每畝歲產之直。其中數。約當得九十兩。吾粵人也。所知者。粵中再孰之地。用以執穀。每年直銀中數。不過六兩有奇耳。西人又言曰。凡上農之

治田也。必譽其土宜。而眷擇其所植。同一地也。所植之種。為貴為賤。其產直之相縣。乃至一與一百二十之比例。吾以是驗之。吾縣植物之大宗者。孰穀之外。曰桑。曰菸葉。曰蒲葵。曰柑橘。曰橙。蓋柑橘之利。三倍于孰穀。植蒲葵之利。五倍于孰穀。植桑之利。十倍于孰穀。云。新會之橙。天下之所聞也。老農為余言。植橙之地。凡畝而容百五十株。凡株得橙中數。可二百疋。一疋重率在三四兩之間。略五疋而為一斤。每株年直可以得四十斤。每畝年可得六千斤。就橙地市橙。常年中價。每百斤而直九兩。一畝之直。殆五百四十兩有奇。云。与孰穀相比。其率蓋若一与九十矣。老農請言植橙之費。吾縣瀕海。凡種植家。皆築園以辟潮。園內為塹。資耨泄焉。此為第一義。其費每畝為二兩四錢。犂地為界。有小濠。此為第二義。犂地之費。每畝八錢。開濠

如之。買樹為第三義。每樹一株。直銀三分六釐。每畝之費。為五
兩四錢。吾縣之田。每年中價二兩四錢。而賃一畝。其初植之。第
一年。田主重征之。率畝而加三兩焉。此為第四義。都其總數。初
植之。第一年。凡畝而費十四兩八錢。一切蒔矣。橙五年而寔。何
言畝直五百四十兩。有奇者。六年以後之事也。老農又為余言。
田執穀既久。其土塗于新樹。最不利。而番薯最宜。故第一年必
植薯。植薯之利。每年可三兩六錢。新樹畏烈日。自第二年。至第
五年。必間歲植蔗。及瓜豆芋栗之屬。以捍蔽之。植蔗之利。年可
二十兩。植瓜豆之利。年可十四兩。其視執穀所獲。以一倍至二
倍矣。園堤內外。樹以襍果木。堤外二排。一蒲葵。二水松。隄內三
排。荔枝。桃李。相間。封之。漸可以畜魚。濠可以執木。橙下餘地。可
以植蔬。六年以後。常年經費。每畝式兩四錢。糞田之用。每畝三

兩六錢。治田之工。每百畝。雇用人。每年中。價人約十二兩。一切取之于園隄濠澮所出之物。恢然有餘矣。故植橙百畝者。六年以後。可以不費一粟。而坐收五萬四千兩之利。盡吾縣可耕之地。而植橙。歲入可驟增一萬一千萬。埒國帑矣。余語老農。若胼而手。胼而足。終歲動動。而唯于歲直六兩之穀。是執舍多就寡。舍佚就勞。抑何慎矣。老農語余。縣官歲以橙貢天子。歲十月。差役大索于埜。呼為貢橙。罄所有乃去。百畝之橙。壹日盡之矣。故今日新會之橙。將絕于天下。

李審言書郭君禮徵為余同伯立後事

余君同伯。名鈞。蘇州人。為蒯禮卿先生高足弟子。光緒己亥。蒯君奉檄辦鹽城。竈樵携弟子數十人俱。同伯與亳州郭君鴻貽預焉。同伯在鹽。偶有所眷。生一子。酷似同伯。年十一二。尚墮藩

涸中同伯不省也。同伯久客于外。既殤其子。旋喪其妻。其內弟某登報。覓同伯。告以此耗。同伯方以禪悅法喜為味。了不置懷。渠視身世。若坭贅縣指。自歸甬。揚仁山居士后。似有所見。游方之內。不知同伯。妄測同伯。誤矣。同伯以喉疾卒殞于滬。同人既資其喪。前以余言有遺體在。謀為同伯立后。而未得其會。若汪君允宗、李君曉、殷君孟齋皆惓惓于此。郭君宇禮徵見為鎮江大照電燈公司總經理。北人稟賦厚。忼爽有直氣。与余稔。偶相過存。余告以前事。禮徵立起曰。吾念同伯久。血膚未續。異日誰以麥鮓一盂奠同伯者。請君謀之。吾必為此子計。言次。淚滂于背。余敬荅曰。君能如此。吾當為之道地。因函屬鹽城友人黎君鴻年、張君社往說其母。渠雖風塵中人。亦劬而求息。感郭君意。母子咸流淚。願以子付郭君。左右唯命。其當机立決。不再。

計。徵若同伯有靈。陰示以此。亦足异矣。余即以書告禮徵。禮徵復書云。損書敬悉。一是故人物化。琴碎空傷。遺孤猷存。血膚未斬。雖孤露藩溷。如得加以援手。馬如非前生未了緣邪。承示黎公函。述此子酷似同伯。奉讀未竟。拊頂之情。校前尤切。請即明春。文駕携來。鞠育教誨。誼弗敢辭。如其資稟英秀。當令肄業李堂。即或賦性魯鈍。亦使其習李商業。藉圖成立。朋友之誼。敢以存亡易邪。余讀禮徵書。泪為之迸。謂世尚有人。倫紀未滅。天道有徵。將以此理。掌距宇宙。与之終始。今于禮徵見之。吾儕老矣。樂聞此事。書之以為快。況禮徵天懷發中。有足動人者邪。禮徵之書。文采斐然。其出于倉卒。固不段彫飾者。余全著之。以為同伯死友之一證。同伯此子。若能感激自立。如杜唐風孫仲益故事。自宜為同伯慶。即不狀粗足生浴。荒原秋少。為馬豎夏。

陸上冢致祭。亦是尉同伯地下。不至如古人狐傷无食也。昔劉孝標責到溉无羊舌下泣之仁。又蘇和仲哭任遵聖詩云。唯有王濬冲。心知仲散狀。念礼徵此誼。足以千古同。伯方賴礼徵傳之時。癸丑十月廿一日夜。喘息不卧。炳燭記此。以風示薄俗。且為吾輩識同伯者愧。礼徵其獨為君子可矣。

徐仲可樂山草堂圖記

吳山在杭城之東南隅。亦曰胥山。左衿西湖。右帶浙江。山麓有吳山第一泉者。其地曰大井巷。泉唐朱氏宅于此。自歿心翁至吾外舅硯臣先生。九傳矣。連世有聞子姓之以仕以幕以賈出游者。必還老于是。聚族而居。蓋歆有古風云。所居屋因山之高下。以為之。凡七重。連闔洞房。長廊曲檻。止壑幽美。花木清曠。拾級而上。極目千里。曰天尺樓。曰江湖一覽閣。曰毓雲山房。曰枕

山書屋者皆在焉。清咸豐庚辛間。粵寇擾剽。屋為寇所據。乃皆
毀。亂定。外舅反自滬。拮据經營。復其堂構。俾族姓歸休于斯。且
築堂于山半。曰樂山草堂。玉屏在望。儼若几案。后牖延眺。萬景
畢納。堂之前。喬木叢蔭。怪石森立。外舅放意高蹈。弃官不為。乃
自号曰胥山老農。其平居燕閒。唯摩挲金石。優游文史。以自樂。
外舅固以善書著于時。興至揮翰。得者珍之。每春秋佳日。輒召
文宴。觴永冰連。極一時之盛。過其門者。時聞訶呖出天外。疑為
神仙中人。倘非含銜大貴。游神大虛。曠焉有得于中。能若是邪。
先大夫印香府君。与外舅足故。外舅不以余不才。而相攸及之。
光緒癸未夏。自餘姚還。應童子試。獲馬上謁。迺登斯堂。外舅衡
貌。岩壑而頽手一塵。清談娓娓。若以孺子為可教者。越翼歲。
吾嬭蓉笙遂來嬪。吾以送其歸寧。得重登之。而外舅則先以怛

化矣。嬭弟劔芝述遺事相詔。聞其言。每歎歎不置。乃與劔芝及
吾嬭倚檻望遠。以開心胸。招意竟。唯賅曾雲接天。樹色映袂。府
印千古有遺世獨立之槩。厥后吾嬭即世。又這時多故。于是南
北奔走。不遑寧居。以汙于今。忽三十餘載矣。重念吾外舅之
墓。木蚤拱。老成凋喪。人事變遷。劔芝亦久客于外。唯歲時書問
往復。藉知艸堂之亡恙而已。聚散生死之感。寧能釋然。又況吾
婦早亡。遠別鄉里。欲求三人之聚首一堂而竟邈不可得邪。抑
亦未嘗不嘆幸義者之天下亡事。而得以暫與相處也。艸堂舊
圖為上元楊君桂峰武進錢君小舫合繪。久而亡之。迺乞崇德
吳君待秋補圖。待秋六法固善。繼其父伯滔先生而有嘯于江
浙者也。圖成。余乃為之記。

馬通伯雪夜課經圖記

吾友方鞠裳。幼隨侍其先。臨江守麟軒先生于任所。于是臨江
規畫既具。百為趨功。庭以无事。往。為之評騭書史。而夜不止。
是時鞠裳雖始。李固以究悉根要。其右先生乞病。寓蘇州。而鞠
裳還桐城。嗣其叔父連昏余家。余見鞠裳多記古事。心嘗挽之。
同治壬申。余游浮山。先生適歸里。因得拜見于山下。明年再見
于江寧。余方應省試。先生大偉異余文。后余再試。再黜。先生過
之益厚。命鞠裳與余會文為課。未几。鞠裳供職京師。居三年。汶
汶亡所試。一旦心悸。乞假省覲。尅時日歇。身走三千里以歸。而
先生則已前沒矣。余既別鞠裳。有姚仲寔者。年少而才俊。交厚
于余。與鞠裳同姻戚。亦同。余每對之。輒益思鞠裳。及聞鞠裳還。
治喪浮山家祠。則往尉之。悼懷前事。相與流涕。鞠裳痛父之不
可復見。无以寄其悲思。乃命工畫者。追繪雪夜課經圖。屬余為

之記。初。余之見先生也。方。歸。營。此。祠。及。余。再。至。而。先。生。之。柩。在。焉。知。已。存。亡。之。感。益。以。極。人。世。之。悲。傷。而。況。父。子。之。凝。結。于。天。性。者。邪。宜。鞠。衷。痛。之。深。也。門。庭。之。多。故。親。敦。之。難。留。雖。聖。人。不。能。亡。所。憾。至。于。競。修。已。顯。親。教。名。則。固。无。間。于。親。之。存。沒。終。身。焉。而。已。嗟。乎。鞠。衷。弃。官。疾。走。以。歸。竟。不。得。少。信。其。一。日。之。志。生。存。而。不。得。致。送。死。而。不。得。殮。此。亦。天。下。之。至。可。悲。者。矣。繼。自。今。歲。月。更。易。者。欲。攻。于。外。而。忻。戚。將。變。乎。中。人。情。哀。則。反。本。而。樂。則。易。流。早。日。者。其。或。有。流。而。不。反。者。與。抑。尚。思。壽。者。教。育。之。艱。襄。今。者。終。天。亡。涯。之。恨。而。時。有。所。顧。狀。溪。念。者。與。予。欽。鞠。衷。哀。慕。之。竺。思。其。久。而。或。濡。故。陳。其。往。以。貞。其。終。俾。鞠。衷。葆。此。勿。失。而。予。之。无。狀。不。克。有。所。樹。立。一。塞。先。生。厚。望。又。因。以。抒。余。之。感。云。

馬通伯西山精舍圖記

距縣治三十里有山曰挂車紙棚。河南冲北冲。河水出焉。北河之水將与南匯。地忽平行。吳氏聚族于此。吾邑高明第宅多環縣郭。粵寇距縣久。益燬矣。同治初。予家歸自上海。賃居吳氏之廬。大父方在堂。内外少長數十人。屋小如斗。倚山臨溪。田哥滿野。每大雨溪漲。則行人待溪外。皆坐室中。望見予。从師讀書。吳氏祠時新脫兵亂。家人訢。聚處。若其屋真我有也。明年大父卒。又適年反城。居。其后予冠而取。外舅安福君方移病自免。則買吳氏廬。奉母屏居。而翦茅作舍。三子讀書其中。亦節最少。最秀出。与兩兄齊。傅誦声琅琅。出路衢。于是又為姚氏廬也。當是時。叔節族父有沈士翁者。嘗倚其家。而阮仲勉亦閉關山中。外舅喜哥詩好酒。翁蕭然而已。予以歲時過。从則折簡招。

仲勉。村屋无禁忌。放意高言。昏旦淹留而不歇。謂吾數人者。天下之至豪也。又數年。姚氏復葺其先宅城中。而西山之廬遂空。承平漸久。故家以次規復舊業。宜可喜矣。今年冬。忝節將北行。出其西山精舍圖。乞余為記。觀其題詩。感嘆若不勝其思者。予益愴然不可為懷。念昔之居是宅。今存者亡。幾人耳。予方以衣食之故。有事于奔走。而忝節亦新適大母之戚。其兄弟皆當謀致外出。乃者不顧彼己。无繫量之心。何可復有。仲勉尤困餓。羈旅至不能自存。求如異時之多暇。而此數人者。乃群萃乎一堂。无憂樂之闕。其慮而溪道其願欲之衷。則已不知踪跡。合并之更在何年。弟相与披圖遠想。而寄其思于亡極也。烏乎其可慨也已。

馬通伯重修高忠憲公水居記

明高忠憲公當萬林時。謫官這里。築室太湖之濱。曰水居。棲其側。曰可樓。蓋讀書棲息其中者二十餘年。誦公所自為記。使人眇朕有絕俗離世之思。公清修大節。震天壤。其東林會講之盛。學者尤艷道之風。會所趨。豕與明代為終始。嗟乎。夫孰知其植基寂寞幽隱之中。歷世數十年。而無憾者。固若此乎。其昶嘗客金匱數月。識其邑人廉惠卿。暇與登九龍山。望太湖。飲惠泉之水。訪高顧二公之遺跡。而慨焉弔其既泯。益相與縱論拳術興壞之由。世變之無窮。已太息者久之。當二公之都講東林。嗟氣被遐邇。我朝承流矯失。痛刮虛見。淹賅鴻博之儒蔚興。后乃益獵取標末。則根本最初之事稍荒矣。吳中尤得風氣之朔。士習常先天下。朕吾曩竊怪雍乾之際。漢學方熾。而先王世祖一齋先生以布衣講授虞山松陵間。硜硜守雒閩之藩。秘泰不軼。

而一時以游之徒。廓然大變其所趨。終不歆彼而信此。何也。豈所謂豪傑之士。徵之己而不餒。固有非衆者所能敗者哉。余之來也。念先人之舊游。欲交其賢士。因以攷求當時荆原之所漸。而故老以无可訊者。其后得廩君。因廩君又知有許君靜山。裴君葆良者。雖未之見。信其君子人也。于是三君暨其邦人。葺公水居既成。惠卿謁余為記。余謂今時事變之亟。亘古剖判以來。未嘗有也。自堯舜三代之所已誠。聖詰之所講求。皆若不足為治。蓋西季興。儒術左矣。于斯時也。區區欲感發來學。躋公之后。納諸寂寞之涂。其毋乃迂大而不急與。抑吾觀前世所行。不為儒術之迂者多矣。卒何裒沾危之萬一也。夫以吳際江海。俗彌侈。遐夷狎處。耳目回駭。日益新。而乃不辟迂行。如諸君子者。吾又以知儒者之教澤益遠矣哉。